續世說

續世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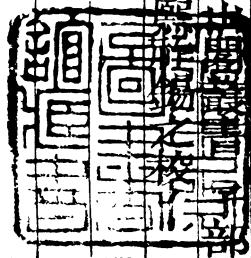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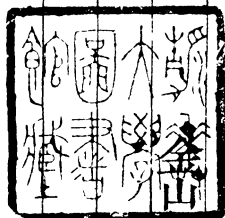
夫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倣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撲敘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儒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睢陽王公無染濬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

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即加是正復命鑱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宋孔平仲撰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炎爲心辭章博贍○（原作該博據南史改）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輿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輿奉喪歸至巴東灩澦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小爲鵷鶵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

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illegible]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寃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

狀因曰唐卿所斷旣非寃濫所以絕意爾帝歎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淸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

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羲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絶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皐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

天寶十四年祿山使阜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謩阜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謩謩至阜示己暗瞪謩而瞑謩乃勉哀而哭手自唅襲既逸阜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阜母初不知聞阜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阜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欷

歔而退迺聞鑾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原作感惑據舊唐書改）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

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

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綱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為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為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謂晦曰無乃為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宅日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為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為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晏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為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為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

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力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

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卽破械出之明日盜賈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𦁤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淸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敎主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官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莊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後廢帝即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譌足据南史改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顒清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為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

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血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
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
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
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
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搆既成勿數改
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
不常其德勞費寔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
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
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

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
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柰何矜之泌曰臣
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
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
韋妃之故内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
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
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
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
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讒謗以爲朋黨沈屈者

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原本旣譌能據舊唐書改誰敢不竭忠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傭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尙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駮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

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伷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長下原衍久字据舊唐書刪）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

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爲相淄靑李正已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靑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已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搆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

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墀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

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凑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呑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

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

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潾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柰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

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脫對曰道法四字据舊唐書補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朱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錡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

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昪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爲番陽内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旣罷讎共車

梁始興王蕭儋爲荆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彼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代元明爲山陰令翽謂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

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嫗擔槲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内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鬚公

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刹怒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人謠曰我

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吏神烏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别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修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釆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凉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緡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隅之地貪吏歛迹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淸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漼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炎之使斷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手奪之

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涌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旣誅元載

納明觀姦計令江西效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爲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舶船米都不檢閱先是舶船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

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弼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

膽裂者太尉蜚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戸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淸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之營槥櫝致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爲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内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寔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郢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開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灃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

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
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
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即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戸貢其男號爲矮奴陽城爲太
守不平其以良爲賤又閔遠離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
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
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
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茍凊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塲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狗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對曰殿下家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閲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晩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

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

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
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
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宜在原譌此据南史改
北齊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
有陸乂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
曰靑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
假南面百城遂絶迹下帷杜門郤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
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其沉思如此煬帝卽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

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虞世南目爲人物志劉禕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氷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文窓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頲機事塡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歎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絶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鷟字文成蹇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因謂之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十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飾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辭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目爲柳箧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郎以爲相任人之速古無兹

例

鳳閣舍人王勮勃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

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脩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絶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三

方正
雅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爲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

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

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北齊蘇瓊爲淸河太守性淸愼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硏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硏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硏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靑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

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潔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鞫則天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

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勑特原之令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晏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畢錫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幘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戸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

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恣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

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擅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抑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貓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

可賀貓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何異法吏不觸邪彊吏不扞敵恐須申僉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儌使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栁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我謝張相公渾頭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陰濟逆志乃遣其將韓閔

疾趨奉天時德宗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閔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遑遽而回秀實自度閔之來已用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破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震破瑣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賦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賦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

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虢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司馬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

杜亞爲東都留守誣大將令狐運爲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

得眞盜元素由是爲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
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
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
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
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
朝豈可以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用終不肯就爲給
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
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垍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

擢爲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鍔遺賂權倖有密旨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鍔命果寢史云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爲中丞裴均爲僕射在班踰位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趍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

詔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韋貫之爲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爲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

對於延英宣宗曰戸部缺判使澳對以事上言戸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柰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鎭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泚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它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鎭河陽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

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為元稹所間罷兵權爲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敘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入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愍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

封州司馬

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揩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鎭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情舊猶緩急相救○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作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

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鎭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嘉曰勉固堪大用

顔杲卿爲安祿山所擒祿山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

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絶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

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韋執誼以羣素有剛直名止之（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云其黨欲敗羣官韋執誼止之）

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也垍則必不可

僧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鑒虛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

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為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立陳立碑爲非詔毀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爲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乃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旣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爲戶部尚書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嘿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不復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爲陳宏志所弒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

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皡詞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元行墀入至敏中廳見皡爭辯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皡孤直明日皡貶句容令懿宗時皡還爲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丁母憂日爲

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

領方鎭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厚祿優之爾起性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謹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耋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孫也

雅量〔原脫標題今補〕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唯臧盾裴之禮嶷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刧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墨啓答敕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鏗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其背顔色不異言談無輟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婁師德同秉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

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圓師嘗有官吏犯贓事圓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盌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敵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

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趺碎之休烈皇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藥失犀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薦之及仁傑爲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單帳哭之甚哀娑葛感其義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館之城外耽曰與我鄰道柰何野處其兵遂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鄧惟恭自領州事朝廷以董晉爲

汴帥晉將傔從十餘人赴鎭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以候事勢晉云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旣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淺深也

陸贄出李吉甫爲明州刺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事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搆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果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

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愼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踶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它人爲之怒登無慍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以爲登過之

錢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鎭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

徽坐貶為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爾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裴度之平淮西領涸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

孔述睿爲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靜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爭時人稱爲長者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强以酒客醉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

而不問宅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

魏銀槍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

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少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相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之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

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主旣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常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劒將剚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劒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

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微時騎牛操挺之事鏐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爲譏已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石晉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爲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

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為皇太子弟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

箴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為酒既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餽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

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雋州鬭羊表獻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鬭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旰它相充位而已柳渾雖滉所引心

寔惡之正色讓滉曰先相公以狷察爲政不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柰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擻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它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李忠臣

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閔然改授王傅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祚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秘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高宗出獵在塗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

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敢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炎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遂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

諤諤之操逾明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使判官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後唐豆盧革爲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

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唯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

石晉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第三

續世說卷第四

品藻
識鑒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録

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

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釆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聘問緯諸崔平安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

又甚於文書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旣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

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淸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淸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爲然

後唐欲用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妄擧上將
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
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淸愼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
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
擧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
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
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

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隋左親衛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

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相以孝基有知

入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史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

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以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蕭師德爲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

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絶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爲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凉爲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論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

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洄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頹水賓王被誅烱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顔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頴士趙驊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頴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爊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頴士因閲佛書得之華謂頴士曰此文如何頴士曰可矣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頴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被作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

得老巖竟以流竄賜死
高祟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韋南康故事韋皐參佐請罪祟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及莊宗遇弒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郞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患旣未痊眠亦不安

齊蕭繹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

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與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遺其父遇寄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愍祖嘗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眘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子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唐鄭善果其父誠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復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座間聞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上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

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各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驚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案舊唐書本傳與元稹書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此二字者雖百十其雖而指之不差此隱括其文似有譌脫其

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
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汝是誰
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個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
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來俊臣
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淸陛下素所信任者
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
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

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黙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别敕及第附今年春牓
提悟
宋文帝令到彦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例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上旣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靣帝

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
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剌謁繪繪嘲之曰君
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
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
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嘿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
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頤從駕徃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頤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頤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棊使說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

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其言
孫逖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
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絶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
路側古碑穎士一閲即能誦華再閲據三閲方能記之議者
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
元年春二月匠吉千製作奇巧同甚實之策時在旁徐言曰
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
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歟同大驚亟取魏志展
讀之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内黄問曰此何故名内黄李挺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故此有内黄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黄都尉理外黄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黄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奬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拊背嘉之

續世說卷第四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淳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

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㪷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鑒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爲已死裴爲更

生之禮遂予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事
魏陸暐與弟恭之竝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傳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尙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旣耆舊筋力雖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卬云德林文章浩浩

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

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郗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眞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鎭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謂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錄筆者豈易得

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敎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謩五代孫謩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
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
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
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
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
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爲天
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
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
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廸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廸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宅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珽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眞記室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

塡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後周寇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淸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

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熲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疏絀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

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譔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引於卧內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

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謩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

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殁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薇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

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元忠至鄉里自藏其銀無所賑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謚曰文貞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鞶革舊敝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謚曰文簡

德宗○原作太宗據舊唐書改以宸扆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迷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垍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

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

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脤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

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

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顔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意須此及穆之貴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淩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

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司驢

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卒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

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巵
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
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
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
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
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眞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
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

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番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爻節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筯

恣意飲噉瞻曰初不與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慶原誤作崔承慶據舊唐書改）臨終戒子斂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卽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甆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

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

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原誤調態據舊唐書改)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中矣召入以水洒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鎭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憑醉登

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就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祕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客無敢食者當郁前者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韡中出一鐵撾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之曰君

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山陰都尉何戢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贍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贍

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宗亹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南詩錫以禁中瑞錦

崔遠文才淸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謇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瓌偉眉目疏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絶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去之

續世說卷第五